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端陽裡的光

程先利

又是五月五，巷口飄起箬葉香時，端午就到了。小時候唱童謠：「粽子香，香廚房；艾葉香，香滿堂。」那時只覺熱鬧，長大才懂，這香氣裡藏著中國人過了兩千年的心意。

早年間，五月被稱作「惡月」。溽熱潮悶，蛇蟲出沒，疫病易生。老輩人說「五毒醒，不安寧」，便把這天過得鄭重。天剛亮，父親就踩著梯子往門楣插艾草菖蒲，艾葉帶露，蒲葉挺直，說是「艾虎蒲劍」，能把晦氣擋在門外。母親坐在門檻上縫香包，白芷、蒼朮塞得鼓囊囊，給每個孩子繫在衣襟上。她還會用雄黃酒在我額頭畫個「王」字，說像小老虎，百毒不侵。奶奶燒一大鍋草藥水，艾蒿、菖蒲、桃葉混著煮，滿屋子清香。泡進去，連骨頭縫裡的燥熱都散了。洗完換上新衣，跑出去瘋玩。跑累了回家，一碗綠豆湯涼得透亮，連風都帶著甜。

我大概五歲才知道端午不止是吃粽賽舟。兩千多年前，屈原抱著石頭跳進汨羅江，百姓划船去找，往江裡投粽子怕魚吃他的身體。後來伍子胥、曹娥的故事也融進來，這個節，慢慢浸滿了家國與深情。

《大學》裡說「家齊而後國治」，原來我們從古至今，都把小家的安康和大國的前途繫在一起。唐玄宗寫「億兆同歸壽，群公共保昌」，說的就是這道理：每個家安穩，國家才昌盛；國家強盛，每個家才踏實。

馮驥才說，節日習俗是祖先給心靈的安穩。端午這棵長在文化庭院裡的樹，根須扎得很深。

它提醒我們珍愛身體。掛艾、浴蘭、賽舟，都是對生命的在意，它教我們看重團圓，粽子裡裹著父母的牽掛，飯桌上的笑聲比什麼都珍貴。它更刻著我們的魂，那些「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赤誠，那些「哀民生之多艱」的悲憫，早融進了血脈裡。端午從不是某個固定的過去。你說「安康」，是記得最初的祈願；我說「快樂」，是珍惜當下的圓滿。無論哪種，都是對日子的熱愛。

這節啊，護著每個人的小日子，也亮著民族的大精神。就像那艘飄了兩千年的粽香，淡卻綿長，落在每一寸我們深愛的土地上。

以「端」為始吧。好好吃飯，好好愛人，好好守著這煙火人間。如此，便是最好的端午。

## 且持菖蒲當劍舞

錢續坤

懵懂的少年時光，正值武打影視風靡之際，那時最為仰慕的就是出入江湖且來去無蹤的劍客：一幕其俊逸風姿，二慕其劍氣如虹，三慕其凜然正氣。如法炮製的情景被無數次地演繹，手寒氣逼人的「寶劍」，時而成了竹竿，時而換作枝丫，時而變為荷梗，由于這些「利器」常常使得夥伴哭聲一片，我們不得不八方求「寶」，結果菖蒲以形似而質軟的特性，最終成為打鬥中的最愛。

其實把菖蒲比作利劍，並不是我的創意。記得兒時的端午節，母親總是清晨踏著露水，採來一些菖蒲和艾蒿，把它們插在門框上或掛在屋簷下。對於這種匪夷所思的舉動，我一度感到莫名其妙，曾追問過一直在忙著包粽子的母親：母親則神秘地告訴我，艾蒿和菖蒲是兩種具有特殊意義的植物，艾蒿因為有濃烈的香氣，被認為是辟邪之物；而葉子細長的菖蒲被當作神仙手裡的寶劍，有青綠色的劍鋒，可以用來斬妖除魔。那時我不明白，嬌嫩的菖蒲和柔弱的艾蒿，如何避得了鬼神和邪氣？對於神，廟裡有泥塑的菩薩姑且可以參照；鬼呢，有誰見過？邪氣到底又是一種什麼氣？為此，我在心裡暗暗地譏笑過母親，那是落後思想占主導，是封建迷信在作祟，不可信，不足取。

事實上，這完全是我的孤陋寡聞。植物學上說，菖蒲是我國傳統文化中可防疫驅邪的靈草，與蘭花、水仙、菊花並稱為「花草四雅」，它具有「不假日色，不資寸土」「耐苦寒，安淡泊」等諸多優點。因其形狀如劍，又稱水劍，有水菖蒲、石菖蒲、黃菖蒲之分，是水邊最早發芽的草本植物。《呂氏春秋》亦記載：

「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原來，菖蒲所得此名，是與它冬盡後最早覺醒分不開的。菖蒲生野外則生機盎然，富有而滋潤；駐廳堂則亭亭玉立，飄逸而後秀，自古以來就深得王子貴族和普通百姓的喜愛。其根莖可以入藥，中醫認為有「開竅醒神、健胃理氣、驅風除濕」的功用，可治療意識不清、精神不振、消化不良、氣脹腹痛和癱瘓腹瀉等多種疾病。據說古人夜讀，也常在油燈下放置一盆菖蒲，原因就是菖蒲具有吸附空氣中微塵的功能，可免燈煙熏眼之苦。由此說來，把菖蒲比作藥用之「劍」並不為過。

進了高中，讀屈原的《離騷》，語文老師津津有味地講起端午插菖蒲和掛艾蒿的典故，這時我才驀然頓悟——菖蒲，本來就是正義的象徵，它被詩人稱作「蒲劍」，寓意對楚懷王及一切惡勢力充滿著無比的仇恨；而艾蒿表示摯愛之情，自然是愛戴那位行吟江畔、憂國為民的偉大詩人了……這或許就是插菖蒲和掛艾蒿最初的紀念意義吧。老師同時還旁徵博引，借用了明代詩人解縉的《菖蒲》詩來加以佐證：「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風斬碎一川波。長橋有影蛟龍懼，流水無聲晝夜磨。兩岸帶煙生殺氣，五更彈雨和漁歌。秋來只恐西風起，銷盡鋒稜怎奈何。」在這裡，菖蒲又成了路漫修遠的求索之劍，九死未悔的鬥爭之劍，不媚權貴的人格之劍，至死不渝的愛國之劍！

端午又至，我和孩子如期回到了鄉下，母親像往年一樣，在門框上插滿了菖蒲，在屋簷下掛起了艾蒿。孩子和侄兒並不急於拿吃的，搶喝的，而是各自拿了幾支青綠的菖蒲，在那有滋有味地打鬥。從他們的身上，我再次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不過我再也無法加入那個行列了，現在唯能做的，就是在艾草的熏風裡，在菖蒲的氣息中，默誦一遍《離騷》來紀念屈原這位偉大的詩人：「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翻飛之間，溜走的哪只是水啊，那是我們的青春，是回不去的從前。有時候我也想，是不是只有輸了的人，才會真正停下來看看風景？那些贏了的人，忙著慶祝，忙著下一輪競賽，反而忘了當初為什麼出發。

漸漸地，比賽結束了，人也散了，江面又恢復了冷冰冰的樣子。

剛才那陣仗，好像一場夢。橈影沒了，時間也沒了。龍舟賽這事兒，贏不贏的可能真的沒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在那股急流中，豁出去拼過那麼一回。哪怕最後啥也沒撈著，只剩一肚子感慨，和那點兒沉在江底、再也撈不起來的熱血。

我把手伸進江水裡，指尖觸摸到的，是千百年來從未真正停歇過的流逝。遠處那艘落後的船，終於消失在在水天相接的灰暗裡。沒人知道它去了哪兒，就像沒人說清，人這輩子拚命划槳，到底是為了追上那個叫「未來」的東西，還是只是為了逃離那個叫「過去」的岸。

江水不說話，只是流著。

## 橈影翻飛逝流光

游貴陽

天剛濛濛亮，一聲炮響炸開了。橈影翻飛，快得能切碎陽光。我盯著領頭的壯漢，胳膊上的肉繃得像石頭，青筋在皮膚下突突地跳。他吼得嗓子都破了，聲音不像是從喉嚨裡出來的，倒像是從骨頭縫裡擠出來的。

小時候在江邊，有個老槳手跟我嘀咕，划龍舟的時候，感覺不到水在流，只覺得自己在跟時間較勁。每一槳下去，都像想把

日子往回拉一點。

其實，比起那些奪冠的熱門，我更偏向那些「掉隊船」。

你看那艘，明顯不行了。人累得夠嗆，槳也亂了，每劃一下都帶著沉重的喘息。體能到了極限，動作完全走樣。汗水混著江水，濕透了衣背，在烈日下蒸騰出鹹澀的氣息。老李低著頭，搖晃地說：「贏的是英雄，輸的是好漢。」

這話聽理不糙。這艘落後的船上，鼓聲稀疏，卻依然倔強地響著，像一顆不肯認輸的心臟，在暮色將至時做最後的搏動。這不是執念，而是尊嚴，是大家最看重的「精氣神」。

看著這艘漸漸遠去的孤舟，我心裡忽然空落了一下。

人，這輩子，何嘗不是在劃著這麼一艘船？年輕時誰不是卯足了勁兒往前衝，生怕慢一步就被甩下了。那翻飛的槳，就是咱們每天忙碌的身影；那鼓聲，就是心裡那個「不服輸」的念頭在催命。總以為，只要跑得夠快，就能留住什麼。可回頭一看，橈影

## 文藝副刊



## 海韻

## SpaceX高光上市 難掩美股泡沫擔憂

新華社紐約6月14日電 美國企業家埃隆·馬斯克創立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日前在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次公開募股因其史無前例的融資規模、富有想象力的業務前景以及馬斯克成為全球首個億萬美元富豪而備受關注。不過，這家公司的誇張估值水平，令一些投資者擔心，美國股市可能重蹈20多年前互聯網泡沫破裂的覆轍。

與特斯拉公司類似，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描繪的「大餅」給投資者巨大想象空間，讓一些投資者選擇買入。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獲得超額認購，750億美元的募資規模創下歷史紀錄。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上市當天股價表現可圈可點：其每股150美元的開盤價顯著高於每股135美元的定價，當天收于每股160.95美元，漲幅達19.22%，公司市值在收盤時達到約2.1萬億美元。

不過，市場對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存在顯著分歧。這既反映出這家公司本身的巨大成長性，也體現其並不亮眼的財務數據以及兌現願景的巨大難度。

該公司2025年有49.4億美元的虧損，何時實現持續盈利仍是未知數。

美國知名投資人、電影《大空頭》原型史蒂夫·艾斯曼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對太空探索技術公司資本開支需求增加以及該公司部分長期項目持懷疑態度，這類項目具有高度投機性，不大可能在短期內實現。

晨星公司股票分析師尼古拉斯·歐文斯認為，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公允價值僅為7800

億美元，當前公司估值過高。

布利克利金融集團首席投資官彼得·布克瓦爾表示，科技行業正迎來更多大型企業上市，而行業巨頭股票回購節奏大幅放緩，將對市場供需帶來影響。股票供應的大幅增加和股票回購需求的下降可能會限制市場表現。

由於募資規模巨大，投資者不得不賣出其他股票為投資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籌集資金，這也被認為是近期美國股市震盪的原因之一。隨著其他大型人工智能企業上市臨近，美國市場可能迎來更多震盪。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傑夫·薩默13日撰文警告，投資者對巨型公司公開募股的狂熱追逐可能是股市泡沫的先兆。他認為，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定價過高，投資者接受這樣的價格本身就令人不安，這表明股市已經進入危險區間。

薩默說，股市整體因人工智能公司表現走高，這其實讓股市變得脆弱。

國債收益率上升、地緣政治動盪和通脹顯著上升已對市場構成威脅，股市很可能出現暴跌。

按照目前節奏，OpenAI等知名人工智能企業有望在今年秋季上市。基金經理賈斯廷·伯格納指出，人工智能巨頭爭相上市不是好跡象，這釋放的信號是落後者擔心需求下降或衰竭。

市場預期美聯儲在今年年內有近60%的概率加息，美國還將在11月迎來中期選舉，投資者擔憂類似因素可能觸發美股泡沫破裂。

## 專家圍繞深入實施海南自由貿易港法建言獻策

新華社北京6月15日電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頒佈實施五周年。

在近日舉行的「深入實施海南自由貿易港法研討會」上，來自經濟學界、法學界等領域的專家學者齊聚北京圍繞深入實施海南自由貿易港法建言獻策。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盧春龍表示，海南自由貿易港法以國家立法形式將自貿港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固化為制度規範，推動自貿港建設邁入法治化、制度化、規範化發展新階段。

未來將持續深化省校戰略合作，擴大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規模，精準培育適配自貿港

發展需求的實戰型、複合型人才。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海南自由貿易港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深入實施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要實現「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核心政策的全面落地，同時要實現以金融、數據開放為重點的制度型開放新突破，形成自由貿易港建設的上下合力。

此次研討會由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指導，海南自由貿易港研究院、海南中改國法自貿港法律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治研究院主辦，共150餘人參與。

六日壽終正寢，享壽積閱一百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殯禮之日，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令先尊生前熱心公益，關心鄉族慈善福利，急公好義，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菲幣五千元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 施能灶家屬捐 執中聯誼會福利金

旅菲執中聯誼會訊：本會觀岷鄉施能灶宗長，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五月廿六日壽終正寢，享壽積閱一百高齡，老成凋謝，福壽全歸。殯禮之日，飾終令典，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能灶宗長生前熱心宗族事業，高風碩德，備受崇敬，其哲嗣家屬守制期間，悲傷感懷之際，猶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菲幣五千元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 施能灶家屬捐 西岑聯誼會福利金

西岑聯誼會訊：觀岷鄉施能灶宗長，和霽熱腸，克勤克儉，愛護鄉族，不幸於客月逝世，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其哲嗣侍親至孝，孝思純篤，秉承令先尊生前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獻捐本會菲幣五千元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 盧遠藝捐 石總福利金

菲律賓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盧保管委員遠藝鄉賢令慈盧府陳秀戀老夫人，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七時二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九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盧保管委員遠藝鄉賢事親至孝，秉承令慈樂善好施之美德，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總會福利。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 施能灶家屬捐 英美同鄉會福利金

菲律賓英美同鄉會訊：本會施名譽顧問能灶宗長，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五月廿六日壽終正寢，享壽積閱一百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越六月四日出殯，安葬於布拉干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殯禮期間，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其哲嗣純強，純勇賢昆玉孝思純篤，幼承庭訓，慷慨豪爽，熱心公益，守制期間，特捐予本會福利金菲幣五千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 施能灶家屬捐 埔頭同鄉會福利金

菲華晉江埔頭同鄉會訊：本會觀岷鄉族親施能灶宗長，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五月廿

# 訃告

施吳淑美

（晉江華海海尾）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4-ACACIA ROSE）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七日上午六時

王林萬治

（晉江新塘街道杏坂社區）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出殯於六月十六日

洪于章

（晉江英林鈔井村）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2-CATTLEYA）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

粘忠編

（晉江市龍湖鎮竹林村粘厝埔）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3-ORCHID）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